



世界流行科幻丛书
主编：姚海军

WOKEN



反乌托邦、赛博朋克、硬派黑暗小说的完美结合

怒火重燃

[英] 理查德·摩根 著 朱佳文 译

FURIES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怒火重燃

[英] 理查德·摩根 著
朱佳文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Woken Furies by Richard Morgan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怒火重燃/[英]理查德·摩根 著;朱佳文 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4

(世界流行科幻丛书)

ISBN 978-7-5364-8625-6

I.怒… II.①理…②朱… III.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3466号

图进字21-2012-160号

世界流行科幻丛书

怒火重燃

-
- | | |
|------|--|
| 出品人 | 钱丹凝 |
| 丛书主编 | 姚海军 |
| 著者 | [英]理查德·摩根 |
| 译者 | 朱佳文 |
| 责任编辑 | 宋齐 姚海军 |
| 特邀编辑 | 李克勤 |
| 封面绘画 | 高灵 |
| 封面设计 | 李鑫 |
| 版面设计 | 李鑫 |
| 责任出版 | 欧晓春 |
| 出版 |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610012 |
| 开本 | 140mm×203mm |
| 印张 | 20.375 |
| 字数 | 430千 |
| 插页 | 2 |
| 印刷 |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版次 | 2017年4月成都第一版 |
| 印次 | 2017年4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
| 定价 | 58.00元 |

ISBN 978-7-5364-8625-6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厂址:四川省郫县现代工业港北区蜀新大道北一段356号 邮编:611730

目录

001	楔子
007	第一部 这就是你
109	第二部 这是另一个人
259	第三部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375	第四部 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501	第五部 这就是将至的风暴
647	尾声

楔子

他们唤醒我的场所肯定经过精心准备。

他们提出交易的那间接待室也一样。哈伦家向来讲求尽善尽美；所有受过接待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们喜欢给客人留下好印象。以黑色为主、辅以碎金的装饰风格与墙上的家族徽章相得益彰，背景次声波会让你仿佛置身贵胄之家，忍不住感动落泪。墙角放着几件火星文物，无声地暗示着：它们的所有权已从我们消亡多年的非人类恩主转换到如今寡头统治的第一家族的坚定掌握之中。当然免不了还有老康拉德·哈伦本人的塑像，摆出得意扬扬的行星发现者的姿态。他一手高举，另一只手遮挡着异星太阳的炽热光线，还有其他类似的玩意儿。

就在这里，武·科瓦奇从整整一水箱的黏液中钻出，换上天知道什么样的新身体，面对柔和的光线，由举止端庄、身穿泳衣的侍女扶起。无比柔软的毛巾拭去了他身上大部分黏液，再披上质地同样柔软的浴袍，他走到隔壁房间里。冲个澡，照照镜子——最好习惯这张面孔，大兵——穿上一套随新身体附赠的新衣服，然后前往谒见厅，与家族成员之一碰面。当然了，那是个

女人。研究过我的背景资料以后，他们不可能派男人来跟我谈。

十岁时被酒鬼父亲遗弃，和两个妹妹一起长大，加上一生中面对父辈式权威人物时偶发的过激反应。没错，他们派来的是个女人。那种彬彬有礼但说一不二的年长女人，也是哈伦家族秘密事务的负责人。她是个朴素的美人儿，用的是定制的克隆身体。以标准年计算，年纪四十出头。

“欢迎回到哈伦世界，科瓦奇君。您觉得怎样？”

“好得很。你呢？”

口气傲慢自大。特派探员的训练会让你以常人无法想象的速度了解和处理周遭的细节。从水箱里浮起之后，特派探员武·科瓦奇扫视周围，几分之一秒的时间便明白过来：他们需要他。

“我？你可以叫我艾拉。”她用的是美语，而非日语，但她对问题的巧妙曲解，以及不动声色、避重就轻的回答方式，都可以清晰地看出第一家族的文化根源。那女人打了个同样优雅的手势，“不过我的身份在这件事上并不重要。我想您很清楚我代表什么人。”

“是啊，我很清楚。”或许是因为次声波，或许只是因为那个女人以冷静的态度回应我的轻浮，我语气中的自大减退了不少。特派探员会接受并消化周围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感染过程。你往往会发现自己本能地开始顺应他人的行为，尤其是因为你的直觉告诉你，这么做在当前的环境下十分有利。“这么说我是被借调来的？”

艾拉优雅地咳嗽了一声。

“从某种角度来说，没错。”

“单人借调？”这种情况不算罕见，但算不上有趣。有特派探员做搭档，你会拥有无可比拟的自信。普通人可没法带给你这

种感觉。

“对。这么说吧：您将是唯一涉入其中的特派探员。您会得到数量庞大的常规资源，供您随意使用。”

“听起来不错。”

“希望如此。”

“好吧，你究竟想要我做什么？”

她又高雅地清了清嗓子，“请按照顺序来。我要冒昧地再问您一次，您觉得这副身体怎样？”

“感觉很不错。”即使对于早就习惯了战斗定制身体的我来说，这具身躯也非常合适，灵敏度令人惊讶。外表暂且不提，这具身体真的非常美妙。“是中村事务所的新产品吗？”

“不。”女人的目光是不是向左上方偏斜了一下？她是安全主管，视网膜多半连接着数据显示屏，“哈坎尼神经系统，由库马洛坎普公司获得外世界特许后培育而成。”

特派探员不该表现出惊讶，所以我只能在心里暗暗皱眉，“库马洛？从没听说过。”

“噢，您当然没听说过。”

“抱歉。你说什么？”

“可以说，我们为您配备了迄今为止最出色的生体强化技术。对于您这样经验丰富的人，我觉得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这具身体的功用了。如果您想了解细节，可以通过您的左视域处的数据显示屏查看基本使用指南。”她淡淡一笑，或许是因为厌倦，“哈坎尼神经系统并非专为特派探员设计，眼下也没有时间安排定制。”

“你们眼下就有危机？”

“您很聪明，科瓦奇君。对，情形称之为‘严重’也不为过。”

我们希望您尽快开始工作。”

“反正他们付我钱也就是为了这个。”

“对。”她就不能直接挑明是谁花钱雇的我吗？恐怕不能。“您肯定已经猜到了，这是一次秘密任务。和沙尔雅世界那边很不一样。不过就我所知，您在那场战役接近尾声时有过应对恐怖分子的经验。”

“是啊。”在我们捣毁他们的网络、砸烂他们的数据传输系统、毁灭他们的经济体系、大致抹除了他们进行全球化抵抗的能力之后，仍有几个顽固派依旧不买摄政府的账。我们追捕他们。渗透、交好、颠覆、背叛。后巷里的暗杀。“我有些经验。”

“很好。这次的工作也不无相似之处。”

“你们有恐怖分子的问题？奎尔主义者又在惹麻烦了？”

她做了个不屑的手势。已经没人把奎尔主义者当回事了。他们有一两个世纪没掀起什么风浪了。这颗星球上为数不多的奎尔死忠早就抛弃了革命信条，投身于高回报的犯罪行为。风险相同，赚得更多。他们对这个女人，或者她所代表的寡头统治者没有任何威胁。我开始觉得，情况或许并非全如我的猜测。

“这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追捕，科瓦奇君。这是私人事务，与政治无关。”

“可你们却要求特派探员出马。”即使有那张冷静的面具，她也扬起了一边眉毛。我的嗓门恐怕也抬高了一点儿，“你们要追捕的人肯定很有手段。”

“没错。事实上，他是个前特派探员。科瓦奇君，在继续开展任务之前，我想我需要向您说明一件事，而这件事——”

“这件事你还是跟我的指挥官说明吧。在我看来，你像是在浪费特派调查局的时间。我们不干这种活儿。”

“——恐怕您会相当吃惊。噢，您肯定以为自己是在沙尔雅之战后不久重生的，或许离您超空间下载只有几天？”

我耸耸肩，特派探员必须冷静，“几天或者几个月——对我来说没多少分——”

“两个世纪。”

“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您在存储器内待了将近两百年。从实际情况来看——”

特派探员式的冷静飞快消失，“这他妈究竟是——”

“拜托，科瓦奇君。仔细听我说。”对方的语气带上了威严。曾经的训练让我闭上嘴巴，平心静气地聆听和理解。“之后我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过眼下，您只需要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特派探员就可以了。您可以把自己视为哈伦家族的私人雇员。”

与你记忆中的上一段人生隔绝。不合时宜地重生。一段远离你所知的一切人和事物的人生。听上去像某种犯罪。对特派探员来说，这种事算不上完全陌生，但——

“你们是怎么——”

“家族在不久前得到了您的数字化存储意识。如我所说，我之后会告知您更多细节。您眼下不必太操心这些事。我来此向您提供的合同非常丰厚，对我们也十分有益。对您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您作为特派探员有哪些技艺会经受考验。这儿已经不是您熟知的那个哈伦世界了。”

“我能处理好，”我的语气开始不耐烦，“向来如此。”

“很好。现在，您肯定想知道——”

“对。”我压下震惊，就像止血绷带压住血流不止的伤口。努力组织语言，再拖长声调，显得漠不关心。抓住话题中最显而易

见的重点，“你们这么想让我去追捕的前特派探员究竟是什么人？”

当时的情形也许就像这样。

但也未必。这是我在事后根据猜测和零星信息推断出来的。以我的推测为基础，再以特派探员的直觉填补空缺部分。但我的推测完全可能和事实差之千里。

谁知道呢。

我当时并不在场。

他从他们口中得知我的所在之时，我并没有看到他的表情。我更不会知道他们如何描述我，又要求他如何处置我。

第一部 这就是你

这是私人恩怨。

——奎尔克里斯特·法尔科内，

《现在我知道的事情》第二卷

1

身体受创。

伤口痛得要命,但没法跟以前的某些创伤相比。粒子束撕开了我的肋部,但房门上的装甲板将威力削弱了不少。那些牧师拿枪抵在关紧的门上,还指望把别人打个肠穿肚烂。该死的外行。

近距离射击导致的后坐力恐怕让他们也好受不到哪去。门后的我早已旋身躲开。那发粒子束在我的肋骨间留下了一道又长又窄的伤口,随即熄灭,在我外套的皱褶里慢慢闷燃。我的体侧一阵冰冷,皮肤感应器组件烧焦的恶臭扑鼻而来。粒子束擦破了浮肋^①表面的生物润滑油涂层,骨骼碎片摩擦时的吱吱响声几乎清晰可闻。

视域左上方嵌入的计时显示表明时间已经过了十八分钟,但那种吱吱声仍旧伴随着我。我匆匆踏上路灯照亮的街道,努力忽视伤痛。液体悄然渗出我的外套,没流多少血。人造躯体

^①指人体肋骨中不与其他肋相连的肋骨,通常为第十一和十二肋。——译注

还是有它的长处的。

“要找乐子吗，伙计？”

“我已经找到了。”我说着，转身离开门边。他轻蔑地眨了眨眼，文着波浪图案的眼皮，表示“这是你的损失”，随后将肌肉结实的身体懒洋洋地挪回阴影。我穿过街道，绕过转角，从两个娼妓身边挤过——其中一个是女人，另一个的性别难以确定。那女人长着一一条细长分叉的龙舌，正舔舐着她贪婪无度的双唇，或许是在夜晚的空气中品尝我伤口的腥气。她的目光转向我，随即移开。而在另一边，那个未知性别的妓女略微挪了挪身子，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却什么也没说。

她们都对我不感兴趣。刚刚下过雨，街面湿滑，行人稀少，妓女们过了好一阵子才察觉我的到来，速度比门房还慢。离开要塞以后，我洗漱过，但我的身体肯定泄露出了缺乏商机的讯号。

我听到她们在我身后用黑话谈论着我。我听到了“破烂”这个词儿。

她们有挑剔的资本。随着梅凯斯克促进法案的实施，她们的生意正蒸蒸日上。这年冬天，获户丸市拥挤非常，塞满了打捞捐客和拆解者，就像拖网渔船拖来的一网网鱼儿。“让新北海道安全一整个新世纪”，广告上是这么写的。从城郊康帕秋区新建成的气垫货船码头到新北海道洲的海岸，直线距离还不到一千公里。气垫船日夜来往，从不间断。除了空降以外，这是横跨安德拉西海的最快途径。在哈伦世界，你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到天上去。任何携带重型设备的乘客——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会乘坐气垫船从获户丸市前往新北海道洲。幸存下来的那些将原路返回。

这是一座新兴城市。梅凯斯克的资金流入城中，带来了新的希望和街头斗殴的热情。我一瘸一拐地走在这条大路上，路面散落着各种用过的人类娱乐用具。在我的口袋里，新近摘除的那些意识存储器相互碰撞，发出骰子似的响声。

潘切瓦街和向日愿景大道的交汇处发生了一场斗殴。向日大道的电子毒窝刚刚打烊，才嗑完电子毒品的客人撞见了刚离开仓库区的夜班码头工人。作为动手的理由，这已经绰绰有余了。十来个缺乏协调的身影在街上以极不专业的动作扭打在一起，还有一群人在旁边呐喊助威。已经有一具躯体毫无生气地倒在熔融玻璃路面上，另一些人则吃力地拖着血流不止的身体远离冲突的中心。充电过度的格斗指环迸射出蓝色的火花，刀刃在不远处闪烁着微光。但还能站立的那些人似乎都很愉快，周围也全然没有警察的影子。

是啊，我的心里有个声音嘲笑道。他们多半在山上忙活着呢。

我尽我所能绕过人群，同时挡住受伤的身侧。我藏在外套下的双手分别握住最后一颗致幻手雷的光滑曲线，以及藏刀有些发黏的刀柄。

永远不要与人争斗，除非你有信心速战速决，并且全身而退。

维吉尼亚·维杜拉——特派探员部队教官，后来的专业罪犯与偶尔的政治活动家。她是我的榜样，虽然我上次见她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在十几颗不同的星球上，她不清自来地出现在我的脑中，十好几次救了我的性命。这次我不需要她蚀刻在我脑中的直觉，也不需要那把藏刀。我从旁经过，避免任何眼神接触，绕过潘切瓦街的转角，融入靠海那边巷口处的阴影。眼

球里的时间芯片提醒我，我已经迟到了。

加快脚步，科瓦奇。根据我在米尔斯波特的联系人的说法，普莱克斯并不是特别守时的人，我付给他的钱也不足以让他等我很久。

我向前五百米，然后左转，来到狭窄而混乱的贝拉棉幸平区。“幸平”这个名字源自许多个世纪之前掌控（或者说经营）这个区域的家族，他们的临街仓库构成了这座曲折复杂的街巷迷宫。动乱年代开始以后，新北海道洲也和其他市场一样陷入萧条，当地的贝拉草制棉生意一蹶不振，幸平这样的家族迅速破产。街道两边，仓库门面上覆满煤灰的窗户悲伤地注视着对面同伴硕大的卸货入口，卷闸门全都卡在介于开启和关闭之间的位置。

也有人提过重建计划，比如翻修这些仓库，当作拆解者们的实验室、训练中心和硬件储存间。

但这基本上只是说说而已。对面朝西方气垫载货坡道的码头门面房还有点影响，而在如此远离码头的极东之处，梅凯斯克的钱连个响都听不见。

好一个涓滴效应^①。

在贝拉棉幸平区的九点二六号，高处的窗户透出微弱的光线，从卸货口半开的卷闸门下渗出的灯光留下摇曳不止、仿佛长舌般的阴影，让这栋建筑物活像个口角流涎的独眼疯子。我悄然来到墙边，尽可能调用这具人造躯体不怎么灵敏的听觉回路。说话声断断续续，正如我脚边的阴影。

“——告诉你，我可不要为这事出去东奔西跑。”

是米尔斯波特口音，将哈伦世界大都市的那种慢吞吞、带着

^①指以增加社会总财富而非救济的方式来使得穷人受益的理论。

鼻音的美语拖得更长，长得令人恼火。接着响起的是普莱克斯的嘀咕声，声音低到我听不清内容，带着柔和的乡下口音。他似乎在问什么问题。

“我他妈怎么会知道？随便你怎么想吧。”普莱克斯的同伴正在到处走动，摆弄着东西。他的声音融入了卸货区的各种杂音，我只听到了“kaikyo”“重要”这两个词，还有一声短促的笑。等我靠近卷闸门以后——“重要的是家族相信什么。科技说什么，他们就会信什么。而科技总是有迹可循的，我的朋友。”刺耳的咳嗽声和沉重的吸气声传来，听起来像在吸入某种消遣用的化学药品。“那混蛋迟到很久了。”

我皱起眉头。“kaikyo”这个词有很多含义，取决于你的年龄。在地理学上，它指的是“海峡”或者“航道”。只有经历过移民年代早期的人，或者第一家族那些自命不凡、整天把日文挂在嘴边的家伙才会用这个词。

那个人的口气不像第一家族的人，但话说回来，没准儿康拉德·哈伦及其好伙伴们把格里莫六号星改造成自家后花园的时代，他也在场呢。

许多很有年头的意识从那时一直存储到现在，等着下载进某具可用的躯体里。你只需要更换不到半打身体，就能经历整个哈伦世界的人类历史。以地球标准计算，从移民飞船着陆到现在，才刚刚过去四个世纪。

特派探员的直觉在我脑海中打转。感觉不对劲。我见过连续度过几百年人生的男人和女人，但他们的口吻跟这个人毫无相似之处。在传入获户丸市夜空，与烟雾交织的说话声中，我听不到任何岁月带来的睿智。

在两百年后的街头黑话里，“kaikyo”的意思是“可以转手脏

物的联系人”。销赃人。在米尔斯波特列岛的某些地区,这个词仍是习惯用语。而在别的地方,它的含意发生了转变,用来描述正规的财务顾问。

噢,在更南方的地区,这个词的意思是“灵魂附体的圣人”或者是“污水排放口”。推理游戏玩够了。他说得没错——我已经迟到了。

我用手掌根托住卷闸门的边缘,单手向上一推,强忍人造身体的神经系统所模拟的痛楚。卷闸门在刺耳的噪声中升了上去。灯光照到街上,照亮了我的全身。

“晚上好。”

“老天!”米尔斯波特口音的那家伙吓得后退了一大步。卷闸门升起的时候,他离门只有几米远。

“阿武。”

“你好啊,普莱克斯。”我的目光定格在那个陌生人身上,“这家伙是谁?”

我已经知道了答案。他的身体经过特别定制,苍白而英俊的外貌看起来就像从某部低成本电子影片里走出来似的,形象介于米基·诺萨瓦和隆·巴托克^①之间。

体格匀称的战士身体,肌肉发达,四肢修长。他的头发乱糟糟的,就像近来电子T台上的模特,仿佛受静电影响根根竖起的发型则是模仿刚刚离开克隆水槽的躯体。松弛有皱褶的外衣暗示下面藏着武器,站姿却表明他并没有做好使用的准备。他摆出的架势更多是为了威吓而非攻击。他的一只手里仍旧握着没了电的微型电子雪茄,瞳孔因为惊吓而放大。他遵循了某个古老的传统,在额头一角留有刺青。

^①作者杜撰的电影明星。